

红色记忆

1948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1兵团为主的18个旅11.5万余人，于10月18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但由于在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役准备，于10月1日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我军不得不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并根据时势情况先后运用了运动战、攻心战、宣传战、孤立战等战法，先后歼灭敌军3.4万余人，并促使1.2万余名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我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共7.2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优势，1949年3月，由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19、第20兵团和2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1兵团改建的第18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

1949年4月24日凌晨，我军1300余门火炮对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进行火力准备后，对城垣发起总攻。

我当时是7旅20团的一名班长，我们团的任务是从太原东门进攻，为后续部队打开一道突破口。炮声刚停，发起总攻的信号弹随即升起，我军攻城部队立刻像潮水一般冲向太原城。

我带领全班的13名战士作为全团尖刀班，冲在攻城部队最前面，向着太原城东门已经被我军火力打开的缺口部位猛冲猛打。战士们端着枪，顾不上脚下的弹坑与城墙上落下的大小石块，飞一样地向前冲锋。战士们必须趁敌人还未组织起有效防御之前迅速占领城头。我和班里战士郭小孩首先攀上城头，用步枪和手榴弹压制住守敌的零星射击，引导全班从突破口快速入城。战士们刚突入城内约20米，正准备按计划向北发展进攻时，敌人约一个排的兵力迎面发起反击，试图抢夺我刚刚占领的缺口，进一步阻止我方后续部队向城内进攻。

如果刚打开的突破口再次落入敌人手中，必然会给我方攻城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在敌强我弱的千钧一发之际，我立即毫不犹豫地率领全班向敌人猛冲过去，用生命为后续部队争取进城时间。战士们大声喊着：“冲啊！杀啊！”奋不顾身地向敌人边打边冲。反冲击的敌人面对尖刀班战士们不怕死、猛冲猛打的精神，明显有了畏惧心理，有的转身想逃。尖刀班的战士们抓住战机对敌人猛冲猛打，敌人组织的反冲击很快被瓦解，伤亡20多人，只有少数几个侥幸逃跑，我方攻城部队顺势扩大突破口，进入城内。

战后，战士郭小孩被评为“攻城英雄”，我荣立大功一次。

（梁中柱，清徐县人，1948年5月参加革命，历经解放战争，参加过西北、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等战争。荣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嘉奖两次，获“独立功勋荣誉章”“解放奖章”。）

口述：梁中柱 记录：李 青

太原城头当尖兵



作为数量庞大的专题庙宇之一，关帝庙广泛分布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更是有着“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的说法。而兼有关羽诞生地与中国古建筑宝库双重身份的山西，在历史人文与自然环境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持下，关帝庙的数量自然不少。

“乡先生”的“身后事”

关羽，这位山西出身的武将，其一生多在流离之中度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民间到皇室的推崇使得关羽的形象逐渐升华。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氛围的推动过程中，关帝庙在关羽的故乡山西逐渐增多。

宋代，伴随着经济与文化的高速发展，关羽崇拜被官方及佛、道等宗教认可，关羽庙的建设规模及数量都逐渐扩大。

到了元代，宗教的繁荣促进了关公信仰的延续。随着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关公信仰的中心也随之北移。在这一时期，随着《关王事迹》等带有虚构色彩的传记，以及《三国志平话》等评书、《关大王单刀赴会》等元杂剧的纷纷涌现，关公形象愈发丰富和立体。

明代中期，抛开《三国演义》小说的流行不提，像《关王忠义经》等依托关公制作的经书也开始流传。明万历时期，关公得到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的敕封，《御制敕建护国关帝庙碑记》象征着关公与明代朝廷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清代全盘承袭明制，关羽崇拜也走向顶峰。为使关帝庙建筑规制统一，清朝将关帝庙的规制写入《清会典》当中。在已有庙宇得到修缮或重建的同时，各地也在大兴兴建关庙，最终造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关帝庙大多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局面。

在三教尊崇下，关羽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军神或武神，还是具有财富神、科举神、治水神、送子神、农业神等众多职能的神明。民间还流传着关公“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箴言。在山西运城盐池神庙，一份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重修河东运司盐池神庙记》，或许也能解释关公作为“乡先生”对当地居民产生的楷模与教化影响：

时空转换中的情感张力

何运国

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贾岛《渡桑干》

贾岛的《渡桑干》，情感真挚，语浅意深，格律严谨，张力极大。“客舍并州已十霜”，起笔简单、平常，着一“霜”字，一字双关，既代表流年和季节之变化，也有人际关系所蕴含的“冷情”之感。“霜”“客”“并州”短短这四个字，就把品味乡愁的主基调定下来了。

本诗通过时空转化中镜头运动轨迹的变化，自然而然便产生了作者情感的变化。过去时空是咸阳，现实时空是并州（太原），心理时空则是童年时期的老家。移动镜头表面上是以并州为中心，实际上咸阳才是作者和读者心中的暗线背景。在我看来，它是用蒙太奇手法将镜头做成黑白，用折叠技巧一转场，直接就过渡到现实中的并州。紧接着就补上一句“归心日

太安驿踏访古官道

张玉虎

从晋中盆地东行，穿越太行山的井陉古道，是一条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官道，它是包括川陕在内的西南地区的人们经山西到北京的必经之路。过去，在这条古道上，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驿站，为往来的兵民官商各色人等提供交通住宿等诸多方便。位居榆次与寿阳之间的太安驿，是众多古驿站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亦是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典故的一座。

据史料记载：北魏孝昌中期置太安郡于原寿阳县，领狄郡、琰殊二县。太安驿由此兴焉。北周废其郡制，仅存驿站。清代，太安驿是太原府东道至京师的主要驿站，距太原府80余里，向东50里是寿阳驿，经平定测石驿出山西进入河北，向西接榆次县王胡驿。

驿站设在太安镇南的古官道边，盛时有正殿、东西厢房、戏台等配套建筑，其外还有一座碑亭。清光绪年间有关志书载，“太安驿设驛从一员，宅隶二名，弓兵十名，驿马七十七匹，马夫三十九名半”。可见其规模不算小。

数千年来，说不清这条古官道上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来往过多少鸿儒硕学，产生过多少锦绣文章。当年，荆轲曾经过这条古官道来榆次，与著名的剑客盖聂论剑；秦始皇崩于沙丘，载其遗体的“辒辌车”经这条古官道西归；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韩信通过这条古官道东征，背水列阵而大获全胜。

唐代，大文豪韩愈任兵部侍郎时，曾为赴镇州宣慰乱军路过太安驿。

韩愈抵达太安驿时，天色已晚，便决定在此留宿。因一路鞍马劳顿、饥渴交加，韩愈落座后便急令上茶上饭。此时晚饭已过，厨房已经收拾了，然而驿丞是个喜爱诗文之人，见到心目中的偶像亲临，兴奋至极，为韩愈上茶后急中生智，命大厨用正餐所剩的即将发酵的烙饼面，包上糖馅儿，用簋子烤熟后端上去。

饥肠辘辘的韩愈吃后觉得非常可口，就问驿丞食物名称，驿丞说：“此是专为大人饮茶而制的小食。”韩愈听

《礼》有之曰：“君子生而敦行，能表正乡俗者，殁而祀之社，谓之乡先生。”礼也若王（案指关羽）者，固所谓以死勤事者也。又明神也，又乡先生也，殁而祭之社，以兴后学，以护国富民，不亦善耶？

晋商与“武财神”

在众多支持关庙建设的团体中，晋商一定是不可忽视的那个。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的关帝庙大多分布在晋南地区，紧邻关公的故乡运城。这不仅因为关公文化从运城向外辐射，也因为晋南是晋商聚集地。山西商人的经商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尧、舜、禹时期。进入明清时期，山西的手工业如池盐、煤炭、冶铁、路绸等得到了发展，后来还涉足了茶、烟草、颜料、绒货乃至金融业等多个行业，形成了以晋中为金融中心的商业团体，具有完备的“标期”“年利”“月息”“利率”等系统和团体制度，在全国商业和金融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山西商人遍天下”之说。晋商们不仅期望关公能保佑他们的商业利益，还通过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构建了联系商帮、行会等团体成员之间的纽带。

早在明代，关公作为财神形象见证双方借贷，或护佑商旅的传说就已经出现。然而，他作为财神形象的根本原因更多是由于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价值观念变化。到了明代中叶，关公崇拜日益盛行，士人的参与将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紧密结合，最终使关公成为“义中取财”象征的财神。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为了让晋商成员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巩固晋商团体已有的商业地位或实现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在明代就已出现的山西会馆同关庙一起在各个城市相继建设起来。在会馆内部，商业团体按照行业和地域细化，形成了“太原帮”“汾州帮”“皮货帮”“汇票帮”等商帮。作为同乡商人的联络点，会馆不仅是商人之间彼此联络感情、举办庆典的场所，也是维护同乡或同行利益时提供帮助的平台。因而不就作为“同乡”，又有着神明身份的关羽就成为山西不同行业商人共同的精神支柱。

据《阳曲县志》记载，早在明代的太原府城内，就有着多达27座关帝庙。而作为府城中规制最高的一座，太原大关帝庙不仅为这座城市留下了重要的明清建筑实例，同样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之一，为晋商的兴盛乃至中俄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关公形成超越宗族与血缘的团体并非仅有晋商。明清时期的东山岛作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在被清军占领后一度成为废弃之地，当地居民也被视为“弃民”。由于无法归属于任何宗族，东山岛居民效仿诏安一地的明军遗户，以“关永茂”为户主注册户籍，并立下盟誓。如今，盟誓的碑文仍保存在关帝庙内，当地居民无论姓氏如何，都尊称关公为“关祖”。

身兼数职的神明

在“军神”“战神”“财神”之外，关羽还身兼水神、农业神、送子神、司法神和行业神等多种神职。这些实用的职能常常与宗教信仰和民间故事相交织。

农业作为古代国家的社稷之本，其发展直接关系到民生。宋代时，传说道教天师张继先曾召唤关羽，将其作为神将斩杀引发山西解州旱灾的蚩尤，从而引来雨水，拯救了百姓。此后，关羽与水 and 掌管水的龙王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到万历年间，还传说关庙在两次洪灾中“显灵”，护佑民众度过过水灾侵袭。

可能是因为职能过多或与关羽的形象不太相符，关羽作为“送子神”的角色后来逐渐由关夫人继承。在山西运城常平关帝家庙的祖祠内，还可以看到专门为关夫人建造的娘娘殿。

在文人的心目中，关羽不仅是夜读《春秋》的智者，也是能够在梦中“显灵”或通过灵签指引学子们取得科举成功的“科举神”。在这样多元化的神职之下，为关羽建立庙宇以求得其庇护，似乎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作为山西乃至中国的一张重要“名片”，关羽及其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对于山西这样一些保存古建筑条件较好的地区来说，关帝庙不仅是情感寄托与建筑美学的融合，更是反映了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道理、无缘无故，却为什么让我回不去呢？“无端”得连自己都说不清楚。而我却偏偏喜欢尾句“却望并州是故乡”。并州呀，恨过爱过，现在我反而思念了。180度的大转弯，到底是什么原因，留给读者去寻找、去想象。正如晋人张协《杂诗》“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也如柳宗元的“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还如杜工部在成都写的“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都是乡愁赋予诗句的灵感。一个“更”、一个“无端”、两次“并州”，误把他乡当故乡，内涵和外延、诗情、诗意全有了……

清代诗人岳端在《雪瘦集》中评价这首诗说：“自起到结，句句相生，字字相应，章、句、字三法无一不妙。”评得十分准确到位。也有人认为此诗并不出名，若放在整个唐朝诗歌发展史上来看，这种说法或许不无道理。在我看来，《渡桑干》主题立意好，白描叙述好，情感张力好，才是此诗的重要特色。

扫码看视频



古官道旁的老建筑（作者供图）

穿越时空。好像看到，荆轲与盖聂论剑输后，消沉地驾着车儿缓缓东去；好像看到，韩愈身负重任平定叛乱，一身戎装骑马从西而来；好像看到，载着秦皇遗体的辒辌车路过时随行者的顿足捶胸；好像看到，解放太原时，榆次青壮积极支前，运送器材、公粮的热烈场面……

收回思绪，定睛再往山头两边瞭望，但见左边是国道，右边是高速公路，五颜六色的大小汽车在上面飞速穿梭。过去走在这条古道上的人们需要几天几十天的路程，现在几个小时就到了。一条古官道，让人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大变迁。

抬头向上看时，太阳正在中天。